後來的我們

Not Who We Were

後來的我們

Not Who We Were

展覽介紹

社會大眾從新聞中知道犯案當下的死刑犯，認識最壞的時候的他們。但審判、監禁一段時間後，後來怎麼了？《後來的我們》想要呈現的是，每個人都會改變，或許不能說每一位死刑犯都變好了，但改變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後來的我們》談的也是後來的我們，若這個社會群體中的我們能夠伸出手，不冷眼旁觀，改變的可能性是不是更大？

《後來的我們》計畫透過藝術形式，用展覽進行公眾對話。有別於深硬的論述和研究，我們選擇用藝術作為媒介，期待能透過這個活動，帶起社會大眾對於人性和人權有更多的思考。

本次的展覽，我們聚焦在台灣在地的、本土的死刑犯及三位重刑犯同學。希望以他們作為主體，透過他們的書畫作品，讓大家對於監所內的死刑犯不再只有鐵欄、牢房等冷冰冰的想像，而是看見他們更多活生生的那一面。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的作息時間、他們的興趣專長，到他們作為人的樣貌。

展覽中所見的作品皆為他們在監所上課及花時間苦練的成果，且大多數的死刑犯在進到監所前並未具備這些才藝，而是進到監所後才開始有所接觸跟學習。苦牢的生活將時間變得漫長，而這些才藝就是這樣磨出來的。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我們始終相信人是會改變的，無論這個改變是什麼。

期待透過一幅幅作品背後的故事，讓我們對於人的認識及理解可以更加立體。對於死刑犯的想像可以不僅僅停留於作案的當下、報章雜誌對案情的過度鋪陳和渲染，而是能夠對於他們後來的樣子有更多的觀察。

除了作品的呈現外，我們也嘗試在台北場模擬出監所的樣子。舍房長怎樣、1.368坪的空間又有多大？囚禁是什麼、失去自由的感受又是什麼？

死刑是什麼？

我們是不是可以重新思考每個人的可能性，並且不要放棄去看見任何改變的可能性？

後來的我們

Not Who We Were

About《Not Who We Were》

A piece of artwork can be a medium that effectively draws the viewer's attention to certain issues. The Taiwan Alliance to End the Death Penalty (TAEDP) has successfully used films and photos as a channel to reach out to the public and to introduce the many aspects of the death penalty.

Before being incarcerated, most death row prisoners did not have proper education, let alone acquiring the ability to enjoy and produce art. Fortunately, some of them get to learn drawing, calligraphy and even playing musical instruments behind the bars.

Not Who We Were invites the public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the death row prisoners by appreciating their artwork, knowing the daily routine on death row, and reading letters sent from the prison cells. Furthermore, with the exhibition, the viewers can understand that the condemned are humans after all; they too have feelings and humanity, and they may change into someone different from before if given a chance.

後來的我們
Not Who We Were

同學, here we are!

採訪編輯｜羅禮涵

欣怡工藤

「同學，Here we are!」這個計畫我已經想很久了。發想是來自於美國的廢死團體，他們固定寫信給死刑犯。但我也掙扎了很久，擔心東、擔心西，擔心來寫信的志工是否會抱著「獵奇」的心態而來，也擔心若有死刑執行，志工會不會承擔不了這樣的情緒？

儘管抱著每一個擔心，終於還是在2016年，我們開啟了「同學，Here we are!」的第一次的聚會。大家的共識就是，不管頻率如何，一定要持續寫信，若有哪一天不能寫了，也要好好告別。

廢死聯盟執行長

受刑人的字都很漂亮

寫了近一年的信，對同學的印象還是停留在最初收到信時。2019年七月，因緣際會參與了這個和同學寫信的活動。每個月維持一封信的往來，信中多是政治和社運的分享，這就是工藤的生活。

在寫信的過程中，漸漸觀察並且認識到社會中另一個角落的人。他們在裡面生活的單調和苦悶，甚至不用去會面，你光是從文字中就能讀出來。

「我能做的就是讓他在煩悶的生活有多一點點新的東西、可以離高牆外的世界再近一點點。」工藤說，可能最初他就很清楚自己可以做到的部分是什麼，因此過多的期待和投射不至於太困擾他。沒有太多的同情心爆發，服刑是為行為付出代價的一部分，而我能做的是讓獄中一成不變的生活增添一點點新鮮事。

廢死聯盟志工

同學, here we are!

採訪編輯｜羅禮涵

時間是豁然的代名詞

方漾茵

「對他們來說，時間好像永遠停在進來的那瞬間。」這是方針最初開始寫信時的想像。因此「能寫什麼」，便成了方漾動筆前最大的顧忌。

「跟他聊時事感覺不太行，聊八卦又不對勁，總怕有些議題不能輕易提起。」直到後來才發現，「時間」早已成為「豁然」的代名詞。每當方漾遇到人生的難題時，同學總是以他的人生做範例，給予方漾一些意見。

方漾說對她而言，每次寫信都是很放鬆的時刻。不需要在意大眾的眼光，不必擔心哪個字句會不會冒犯到，而能夠敞開心胸暢談自己的的人生瓶頸，或跟他說說近期的小確幸。「因為對於我跟他來說，這就是只屬於我們兩人的聊天時光。」

每次收到來信，總會感覺格外興奮，就如同來自遠方的祝福。或許科技發達，網路通訊相當即時，卻怎樣也比不上人工送信，那段等待的時光。而手寫的溫度，更是距離抵擋不住的。

寫信就是一個愉快的日常

茵茵

茵茵不諱言的說，一開始要跟同學寫信確實讓她感到卻步，自己本身就不擅長與陌生人相處和交談，和受刑人通信的門檻對她而言確實又更高了些。

但勇敢投出第一封信之後，同學友善的回應給了茵茵很大的鼓舞。「還記得當時，因為我要寫他的個案故事。我問他方不方便、會不會很打擾。為了緩解他的疑慮，我用了很多的文字在描述並解釋這件事。結果他一口就答應我了。」茵茵笑說現在回看當時還真的很緊張。但一年過去了，個案故事早已完成，卻也多了一個一起分享心情討論時事的對象。人生像是多了一個大叔朋友。

「有時候和朋友分享這件事，他們都會說，妳人真好。但我知道不是的，這跟我好不好沒有關係，我只是多了一個交流的對象，僅僅而已。只是方式比較特別，我們的往來是需要時間等待的書信寄送和緩慢手寫。但對我來說，寫信就是一個愉快的日常。」茵茵說。

同學, here we are!

採訪編輯｜羅禮涵

詩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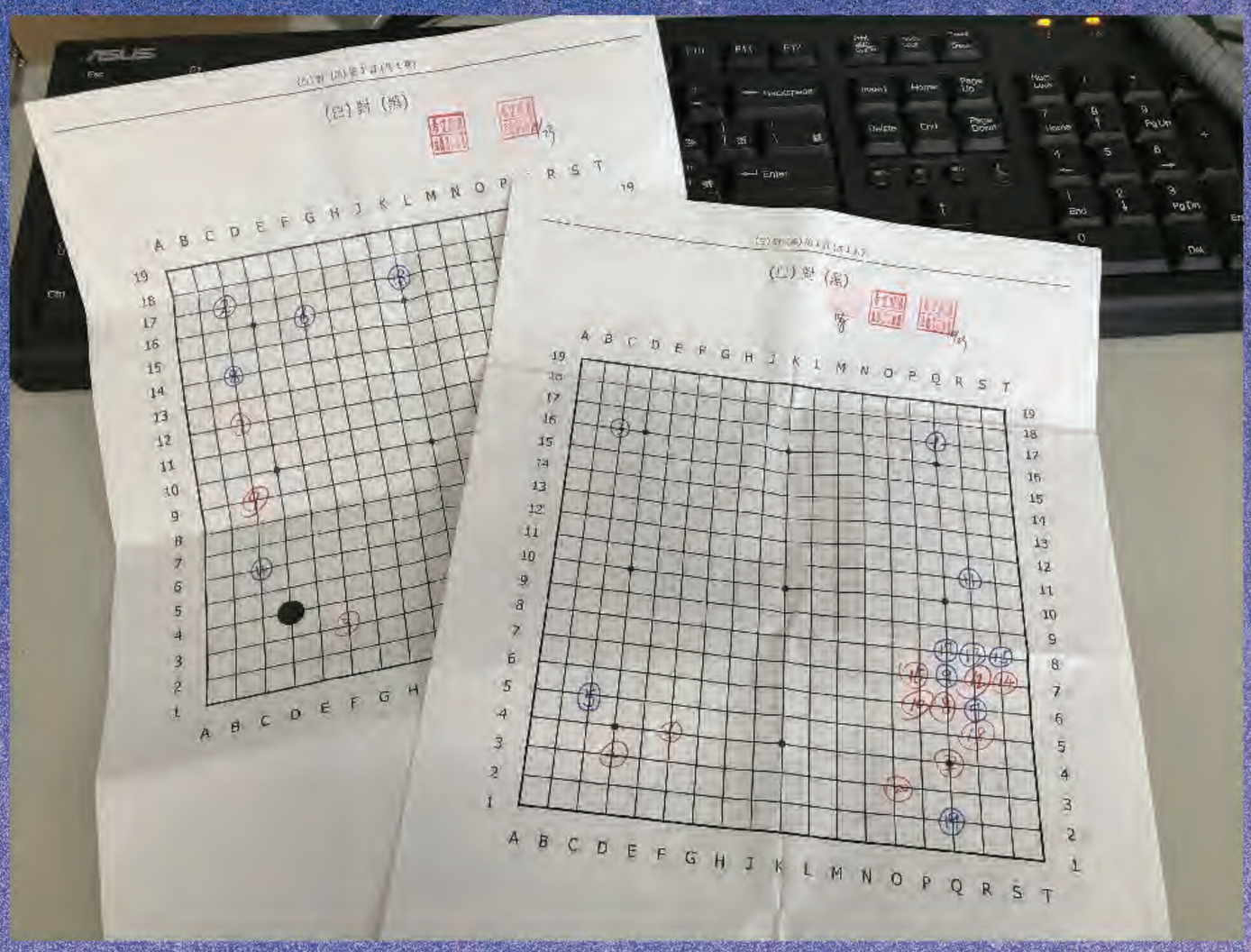
來靠通信下棋吧

一次通信聊天中，詩雅意外得知和他寫信的同學和她有同樣的興趣——圍棋。在同學還半信半疑時，詩雅寄出了一張圍棋棋盤，紙上率先下了一顆黑子。維持著一個月兩次的信件往返，就這樣五年過去。

「圍棋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心思、判斷力和情緒，他的棋藝很精湛，是一個很聰明而且穩定的人。」詩雅說著她的觀察。「下棋是維持我們連結的方式，當然我們也聊生活。我是一個生活變動性很高的人，這五年來我經歷工作轉換，也學了寵物溝通、紫微斗數。他會好奇這些東西，我就講給他聽。」

這位筆友兼棋友應該是跟詩雅通信最固定且持久的一位。也曾跟鄭性澤、謝志宏通信，如今他們都出來了；也遇過有在通信的同學，後來在監所自縊過世了。

「但搞不好那是他想要的。」詩雅說。因此在得知這位筆友在監自殺身亡的消息時，她沒有太難過。總有一天大家都會離開的。詩雅在開始通信時，就做足了的心理準備。「只是在他離世前不久，他請我替他買一本叫作《天堂之旅》的書，我買好了，卻來不及拿給他了。」



圖為志工詩雅和同學透過通信下圍棋

後來的我們
Not Who We Were

「人不會是分分秒秒的好，也不會是分分秒秒的壞」

—專訪台中看守所國畫老師 王瑋中



文 / 羅禮涵

或許我們很難用什麼樣的東西來衡量一個人有沒有改變，但這個展覽，我們希望可以讓社會大眾看到死刑犯們不一樣的面向。不要說有沒有改變，能夠呈現前後的不一樣，一點點就很多了，那就很好了。

再適合不過

2014年，王瑋中老師來到台中看守所，開啟了和中所死刑犯同學的連結。

這不是瑋中老師第一次來到矯正機關教畫畫。從2003年，老師一路帶過戒治所、看守所、台中監獄、雲林監獄等等。在這個過程中，老師深感其面對的同學需服的刑期都太短了，可能學了三個月、半年，就會離開了。

「要時間久才能學得到東西呀！」

在這樣的體會中，老師一直思索學畫的對象應該要是什麼人呢。剛好在2014年，老師因緣際會到了中所教導這幾位死刑犯，死刑犯不需下工場，也沒有累進處遇制度下對生活的追求，每天直面的除了四面水泥牆外就是漫漫長的刑度和等待，他們似乎即成了老師開出的「理想學生條件」中，最適合不過的人。

我們一起畫出一幅櫻花

監所的作息過分的固定，就連畫畫課也不例外。每週二上課，每次兩個小時。如此單純。

由於仍有管理上的限制，上課的同學只能坐在舍房門口畫畫。

「那也沒關係，只要能鼓勵同學踏出舍房活動一下，畫不畫都不要緊，看別人畫也很好。」

最初老師抱持著這樣的心態，在認識這群對人生不抱希望和期待的人。

這些死刑同學多數是從未接觸過畫畫的，**「我們最初就從樹枝、鹿角枝開始畫，畫壞沒關係，再用顏色蓋過去就好。」**

用這樣的方式，我們一起畫出一幅櫻花。

有作品就有成就感，時間久了他們就會自己畫了，照著畫冊、明信片、報章雜誌。監所總讓時間變得分外漫長，無所事事成了最奢侈卻又貧乏的日常。但開始畫畫後這一切變得不太一樣了，現在每天都能花上5-6個小時自主的練習，筆觸的一筆一畫到調色的濃淡深淺，小心翼翼。

「自從開始畫畫以後，

我的心裡就只有想到畫畫。」

平舖直敘的陳述，沒有過分的加油添醋，這是他們現在的樣子，後來的他們。

怎麼走向墜落

「老師，我想了一萬遍，我怎麼也不會做這樣的事。」

老師和我們分享，在教同學畫畫的過程中，他們會閒聊、會交流畫作、會分享成果。但絕對不談案件、不提過往的事情、不去揭可能的傷疤。不去探究他們的過去，這是老師一直以來堅持的原則。卻在一次不經意的時候，有位同學這樣對老師說出口，雲淡風輕的。

「當時我聽到這句話，我沒有對他做出什麼回應，但我其實是覺得很難過的。人會後悔的，時間久了都會後悔的，誰也不願意這樣。有時候那個當下只是沒有出現一個善的引導，一個伸手拉住他的人。」

從來不去想眼前面對的人是什麼樣的身分，也不去把人作任何的區分，對老師而言，每個人的面向都是多元而立體的，每個人的狀態也不會永遠停留在某一個當下。他該是什麼樣子，最好的詮釋，就是此刻眼前的他。

「人不會是分分秒秒的好，
也不會是分分秒秒的壞」

如果哪一天真的離開了，畫作可以留給家人當作紀念品。大概就是憑著這股心意吧，開始接觸畫畫後，老師發現同學們將畫畫視作為自己生活和心靈的寄託。或許是除了長期以來，死刑犯們多數有的力不從心的感受外，難得還能有一種新的念頭出現。因為認知到自己的生命有限，便格外珍惜能夠畫畫的機會和時間，死亡的逼迫讓他們的認真都那麼的顯而易見。

「謝謝老師進來教，
教我們這群被法官判出局的人。」

老師說這是他收到的第一張，從中所同學們手上寄出的卡片。對老師來說，這幾年下來，最欣慰的就是看到同學們因為接觸畫畫後，真的變得不一樣了。畫畫的技巧日益精緻，心境上也變得穩定。

「畫畫能讓他們得到平靜和療癒，這是我想帶給他們的。而這幾年來，我深刻的感受到，人不會是分分秒秒的好，也不會是分分秒秒的壞，我想這是他們帶給我的。」



圖為王瑋中老師作品



學音樂的孩子不會變壞，那學音樂的「壞人」會變好嗎？

文字整理｜羅禮涵

台北看守所在2018年，在所長的努力下促成管樂班的誕生。

以「樂教取代獄教」是所長最初的想法，希望音樂可以帶來改變。

一場誤會：「流行樂團班」到「管樂班」

> **說到加入管樂班可真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啊！**

原來從小便和姊姊以玩票的性質學過吉他、鋼琴、長笛等樂器的他，一開始以為是要成立「流行樂團班」，就自告奮勇地加入了。加入後才發現原來是「管樂班」啊。但想想，學個薩克斯風或爵士鼓也不錯啦，於是他就這樣誤打誤撞地加入了。

他說，後來隨著一些耐性不夠或其他因素，幾位學員陸續退團。管樂班到後期，成員大抵固定下來，由5位極刑同學擔綱。「留下的幾位同學，有的也是沒有節奏感或音準，但又愛搶當主角要別人幫忙伴奏的自high型貨色，這時候我就要做各種角色支援啦！」

應該是抱著好氣又好笑的心情寫下這段話的吧，這也不難從其中窺見管樂班的日常。這些囚禁許久的同學有了新的重心和興趣，監所的灰隨著音符的躍動，多了幾分色彩。

一縷微光：禁錮的靈魂有了嚮往

加入管樂班後，從此，上課、練習、表演成了他們最重要的小事。「當能夠把一首曲子從讀譜練習到吹奏出來，這個成就感讓我很滿足。」管樂班的成員總是這麼說。

若是遇到節日或大大小小的活動，只要在其他條件允許之下，所方都會讓管樂班有上台表演的機會。甚至也會搭配懇親會面時間，讓前來會客的家屬可以看到他們在台上演出的樣子。這無疑成了推進他們向前最大的動力。

> **之前有成員的媽媽看完表演好感動，還點歌跟我們說下次想聽什麼。我們樂團當然二話不說就練啊，想著下次懇親時一定要讓她兒子秀一下！**

還能找到一個能夠肯定自己及被肯定的方式，對這些極刑同學來說意義分外重要。失去活著的目標是在監所中最絕望的，然而現在光透進來，一切似乎有一點點不一樣了。透過音樂，他們重拾失去已久的信心，相信自己也具備把一件事做好的能力，這是音樂帶給他們，掌聲之外最大的收穫。

> **演出的成功看得出成員們的用心及努力，也見證了大家在這一段時間的進步，想想就滿令人感動的。多完成了一次演出就多吸收了一次演出的經驗，不論好壞，都成為往後的能量來源。**

一點改變：
走一條與音樂為伍的路途

> **有些人有絕對音感就比較容易，但我還不行，就要一直聽，去抓那個音。**

練習之外的時間就在舍房內不斷研究樂譜，日日夜夜，這是每個管樂同學的例行生活。沒有手機、沒有網路、沒有科技便捷所帶來的輕易取得樂譜的方式。只能徒法煉鋼的聽，反覆的聽，慢慢去拼湊樂譜上高亢低落的Do Re Mi。樂團中的成員不算太多，為了豐富每一次的音樂饗宴，各個樂器都需要有人會，才可以隨時支援備位。從薩克斯風到爵士鼓，再到吉他和鋼琴，一項項樂器從生澀漸漸熟稔。靠的是勤奮不懈的練習和準備。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大概是這個樣子的吧。

「練吉他的進展算是不快也不慢，哈哈，總之持續努力中。」用一句話雲淡風輕的帶過練習時辛苦的點點滴滴，是他們最常做出的回應。不論是個性上的謙虛不居功，還是監所的生活不被肯定許久，讚美的話不常聽說。

可是人在做自己熱愛的事時，眼裡是有光的。每每會面時，看到他們露出羞赧的表情，對於音樂的成就回以一些「這沒什麼啦！」的時候，騙不了人的是那雙澄澈如光的眼眸。

一定是音樂在潛移默化下帶來的改變，無形中內化到他們也看不見了吧。

但我們看得見噢，我們看得見呀。



青春與悔悟—書畫作品

展間內所見的23幅作品皆為重刑犯同學於看守所內之創作。

廢死聯盟長期與死刑犯同學接觸，我們發現許多同學都在不同的藝文領域中有傑出的表現與創作能力。希望能透過這個計畫，將他們的作品呈現於展覽中。這些作品皆為他們在獄中上課、花時間苦練的成果，其中多為書法、繪畫作品。

以《後來的我們》作為展覽的命名，將死刑犯同學們作為本次展覽的主體，讓他們藉由自己的作品說故事。也期待觀眾能夠透過作品及手冊上更詳細的創作心得，體會他們的心境轉變、悔悟，進而認識到我們對一個人的想像可以更為立體及多元。同時也是提問—我們是不是可以試著重新思考每個人的可能性、不要放棄去看見任何改變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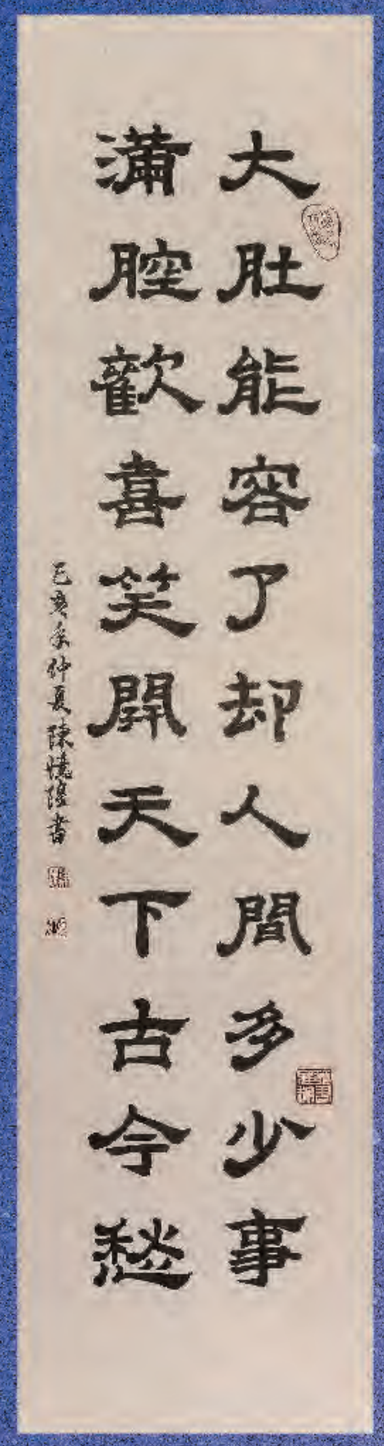
註1:同學，為所內收容人的稱呼。

註2:本次作品作者尚有未確定及無期徒刑之同學。

陳憶隆 7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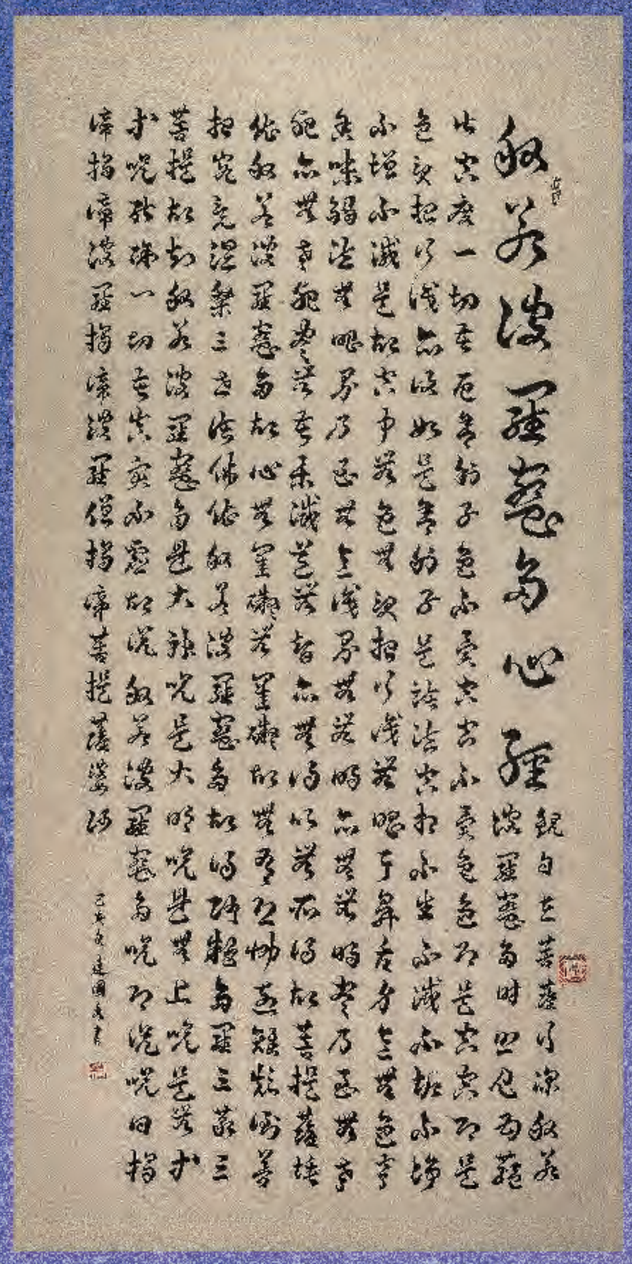
自從開始練習書法以來，每日堅持不懈修行，除了吃飯睡覺以外的空閒時間，均規劃用來自主練習。從最基礎的碑帖開始，日日不斷勤練，與接觸書法前相比，不但寫起一般的硬筆字體更加工整，同時也淬鍊內在。對自己的人生負起責任，珍惜現有的一切，用正面的態度過好每一天的生活。切實反省過去的遺憾，已造成的荒唐錯誤無法挽回，只能用一點一滴的累積，每天多一點正能量。期能以身為鑑，警惕相似處境的迷途羔羊，可以懸崖勒馬，切莫葬送珍貴的大好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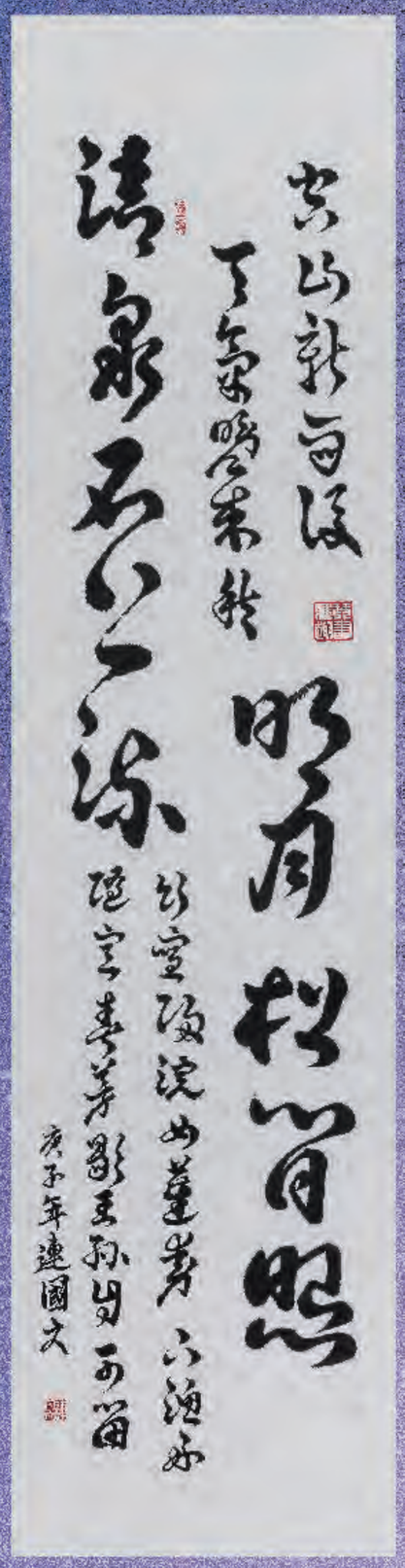




連國文 7001

回想自己一路走來的人生旅程中，有三十幾年的時光都在獄中虛度。感覺非常對不起雙親及妻小，懊悔不已。自從2018年參加書法班之後，讓自己學習了許多從小至大不曾接觸的各名家詩詞、書法體種、文字，並且藉由學習書法，體認到修身養性的變化，引導自己去做許多反省。在接觸書法學習之後，不斷反覆思考過往總總荒唐的做事態度、脾氣易怒的個性，才漸漸地自我改變，如同要把書法字體寫好的訣竅，必先把自身的心靜下來。一橫、一豎、一筆、一畫……在寫書法的當下也讓我沉浸在那個情境當中，不會再胡思亂想些什麼，甚至總覺得時間不夠用，並且有事情在做，就不會虛度光陰了。





沈鴻霖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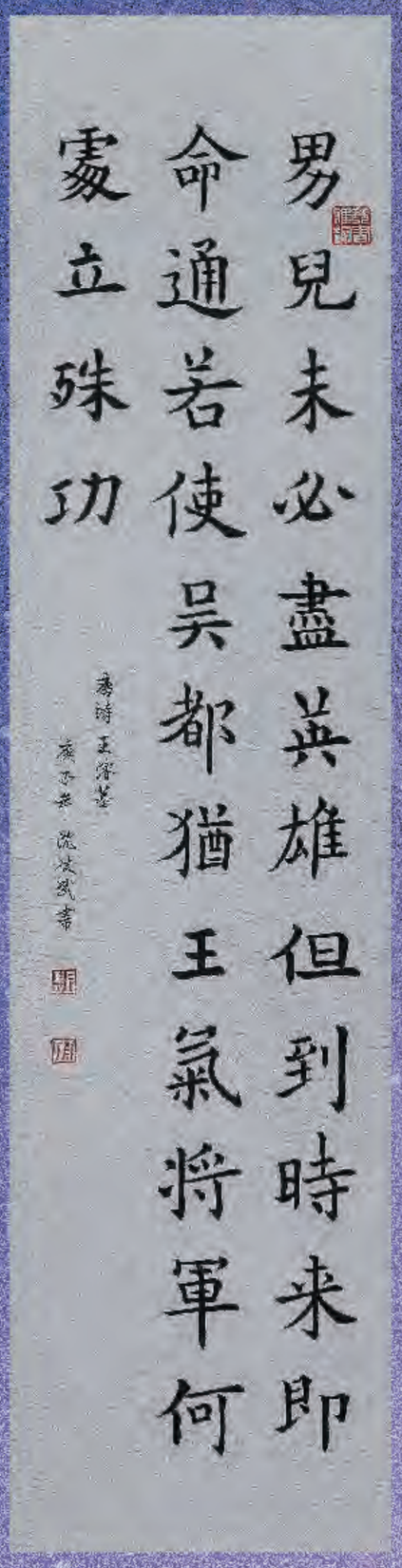
這次的作品是畫在山上涼亭坐著看下來，有魚有池有蓮花。這次會這樣畫是因為年輕時的我，在南投做生意放假的時候都會帶著老婆去山上看風景，看下來很漂亮很美，有蓮花池也有魚，看了心情很舒服。平時在舍房裡無聊煩悶之時都會畫畫，畫畫時的我心情會比較平靜也很安心，讓自己比較不會去亂想，時間也會過得很快，畫完時掛在牆壁上，心情不好的時候看了也會很舒服，或許畫畫讓自己找到了一些成就感吧！

不過最主要要感謝老師的教導及老師所給的材料，也要感謝執行長和聯盟的各位同仁給我們的機會和努力，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沈岐武 7010

我於2019年10月正式加入書法班，從最基礎的基本筆法開始學習起。雖然反覆的基礎練習維持到隔年春節，過程從不會到像樣的書法呈現，有許多的挫折感，也曾氣餒到一度想放棄，但想著自己可以耐著性子不斷練習的心境，正是我當初所追求磨練自己急躁個性的過程。而當基礎書法練習出現與書法字帖相像的成績出現時，那種喜悅及成就感是無法言喻的，原來學習書法的心境和意境，和佛法心境相融。雖然作品不盡理想，但我的努力讓我有成長，人生如果多一分冷靜，便能多出些許的空間、時間為自己及他人著想；未來學習的路很長，我會持續下去學習書法及佛法，更期許著自己在心境上有更多的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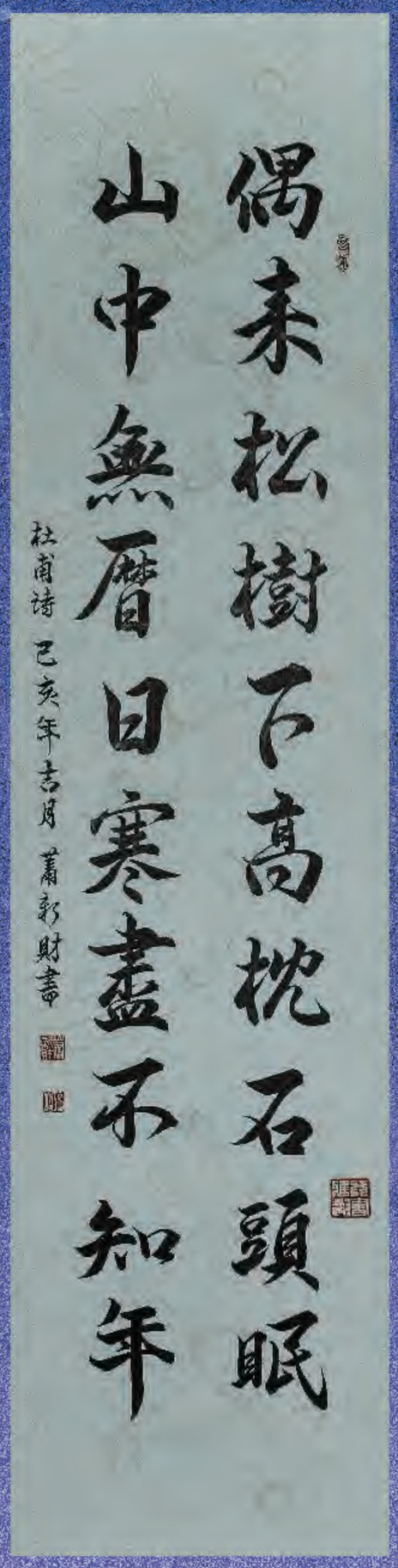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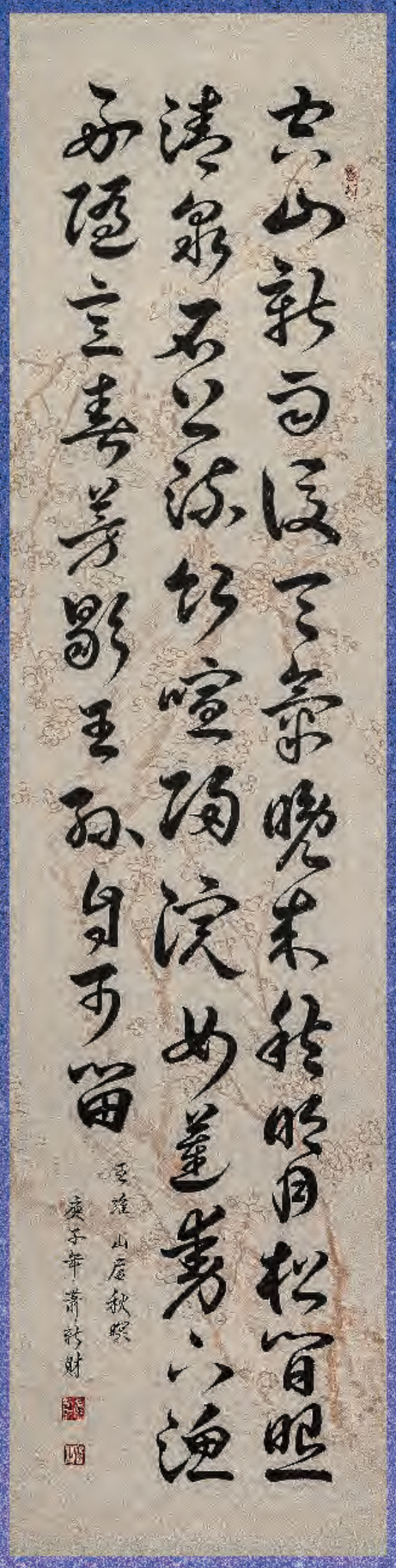
蕭新財 7030

從2017年間，我參加了台北看守所第一次對死刑犯開放的書法教化課程，在規律的學習生活中，逐漸在心靈上有著一份寄託。

學習書法如同修行，更讓我的心漸漸清淨沉澱下來，回想過往種種犯錯之處，使得自己比以前更懂得反省和誠實面對自己，也更加珍惜現在過著有生活意義的日子。雖然世事總不能盡如人意，但只要努力去做去付出，求一份無愧於心就已經足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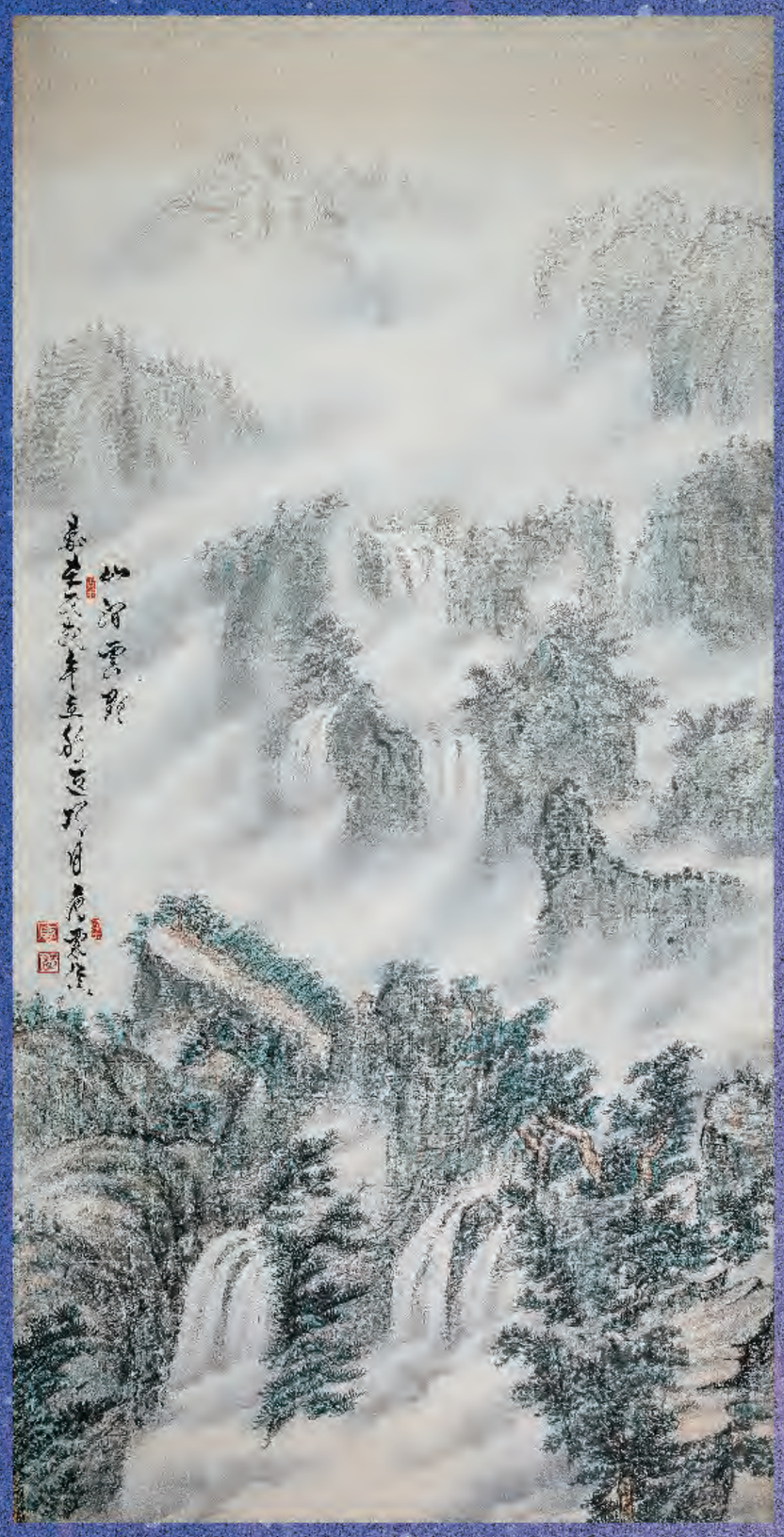
從書法學習的心情最大的轉折就是那一份從無到有的喜悅，心靈上獲得極大的鼓勵及自我期許和動力。在這裡必須感謝所方能夠給予死刑犯一個學習的機會和友善的環境，沒有所方的信任與支持，相信不會讓我在心靈層面和人生價值觀上有這麼大的轉變。期許自己能夠在書法的意境和心境上更臻成熟，我亦會和同學一起學習彼此關懷，一起努力讓這份感動和感恩的心境獲得延續。











唐霖億 2663

回頭一望，死刑定讞已10年，入所已12年，我從未想過會有現今的我。從我犯罪被捕後，早已完全放棄自己，每天都在虛度時光，毫無生活重心，過一天是一天，等著死亡那天到來。

直到所方開了當時全台監所唯一死刑犯的才藝班—國畫班。一開始很有興趣，也努力嘗試過，對於畫圖一竅不通的我，總敵不過凡事起頭難，造成自己三分鐘熱度，很快又再度回歸以往無目標的生活。幾月後，房內室友看不下去，說老師每週都辛苦來教課，你愛畫不畫，家人知道你毫無目的在活，會有多難過？那天後，我便把生活重心都放在畫圖上，每天動筆練習。送第一張圖給家人時，雖然還不算是完整的圖，家人那驚訝的表情、欣慰的眼神，是我這麼多年來都未曾看過的，也激起我要更加努力的心。而後的第2張、3張.....送給家人，家人開始期待下一張我會畫些什麼，也就越來越支持著我，讓我更無憂去畫。

隨著時間累積，我不敢說自己畫的多好，但把圖送給家人、同學、朋友，得到別人的認同，大家都是喜歡的，慢慢累積自己的自信，這些我未曾想過會發生。我才知我還有另外的能力可以去幫助別人，讓我做善事。

現在的我已找到死牢唯一的目標，精進自己，畫到不能畫的那一刻。我也不侷限自己的畫，多方去嘗試，每一種畫都有很高深奧義。我知道我每動一筆，就有一筆的底蘊，離自己目標就更進一步，努力不一定會成功，但不努力一切都是虛妄。



王鴻偉 7020

畫山畫水畫人生，
彩筆親揮繪歷程。
逆水行舟猶向上，
真理常耀現光明。



劉榮三 2007

在這冰冷的鐵窗裡，炙熱的夏天所方開了一點光，給我們在一個冰冷無望的日子裡找到了生活在國畫裡的世界。現在沒有時間去想東想西，只會想著怎麼把畫畫好。在多采多姿美好的國畫生活中，家人看見了我們不同的改變和進步。也要感謝我們的老師多年來的教導和鼓勵，以及大家多年來的支持陪伴和幫忙鼓勵我們；我盡在無言中的感謝，不然早就無望以天邊了。



李德榮 2489

學習畫圖之前已在監獄度過十七個毫無意義的年頭，莫說有任何人生願景可言，生命也僅懸於一線。有幸參與學習，過程中無形間讓我更明白一些亙古的道理，譬如在思索將圖的某部分賦予什麼顏色時，有時需經一番思考，才能表現更好，誠如過去倘多一分思考，也許人生就非今日之結果。又，繪圖極需有耐心，且需有極靜的心才能構思全圖，想當時，倘心夠靜，就不會有今日之後果而無以挽回。

學習繪圖是於健康身體病變後，每每專注於繪圖時，即可忘卻身體上的疼痛與不適，繪圖固然不能治療身體的疾病，而由於專注而分散疼痛的注意力，至少不至於整日沉浸於病痛的苦惱中。



呂文昇 2009

感恩一切善因緣，自2014年9月經台中看守所成立「死刑定讞國畫班」於每週二由老師指導90分鐘之水墨畫課程。能抒發心情，盡興發揮，不僅能充實運用時間揮灑練習整體構圖畫技，並可從中陶冶修養提升專注力安定心性，一展繪畫智慧！莫名喜悅！

「歐洲捷克布拉格城市的春天」，係融合工筆畫、西畫，再以水墨畫方式表現出來。創作理念係藉由構圖中初春景象之「劍式華廈」、「貴族」VS「石塊（是藝術擺設？是毀棄之石？）」、「獨坐涼木椅者（是休閒休憩？是坐困愁腸？）」，喚起人們重視、思考、探索：地球生態環境、過度開發等議題及關懷弱勢、社會安全等議題。



鄭武松 4613

於98年間開始，在不到1.5坪大小的房間隨意塗畫，臨摹他人的佛像作品。並在幾次遭受挫敗後，有些憤怒、不耐心時想放棄繪畫。但人總是有一種不認輸的心，所以起先便讓自己沉澱思考，唸佛，誦經，平靜自己的心，之後便有耐心再動筆繪畫。在一筆一畫中，我可以體悟到不同曲線及顏色，可以有何不同方式的呈現。這也讓我對顏色及色調上，有很多種不同想像的搭配。繪畫其實是我自己內心的投影，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什麼樣的人。繪畫讓我的心更加寬廣，更加平靜。雖然是在狹小的舍房內作畫，但對我而言，就像是在大自然中作畫，讓我心不受侷限。身體的自由可以受限制，但心卻不被綁住。







李昆霖 案件進行中尚未定讞

願，
炙熱的陽光，
熨平不了殘缺坎坷的人生。

蹉跎的歲月，
清涼的夜月，
撫慰不了孤寂荒蕪的長夜。

朦朧的青春，
抬頭凝望，
蔚藍的天空卻只見層層重重的桎梏，
禁錮著我短暫而黑白的人生。

漸層淡出。

好想潑灑，
色彩。
用無盡的想像恣意揮霍精彩燦爛的人生。
再一次緊緊地把握住，
自由的芳香滋味。

陳福祥 案件進行中尚未定讞

在中式的書畫中，書法大致分為篆、隸、草、行、楷。也就是篆書、隸書、草書、行書、楷書。而畫則大致分為國畫、水墨畫、工筆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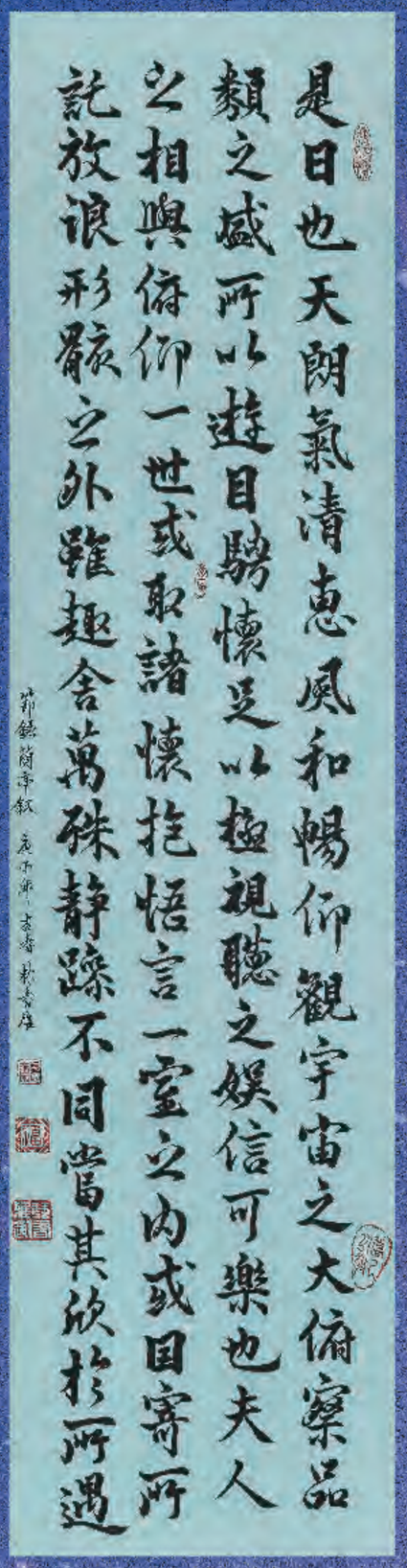
平時的我都藉由書本上的解說，以及家人、朋友所找的圖片來臨摹。在如此的自我研習中，藉此尋得一份寄託。

這幅簡單幾筆而成的達摩圖，講求的不外乎為一個意境，誠如這幅達摩圖上的題字：「得失隨緣、心無增減。」簡單的八個字，對我而言是心境也是處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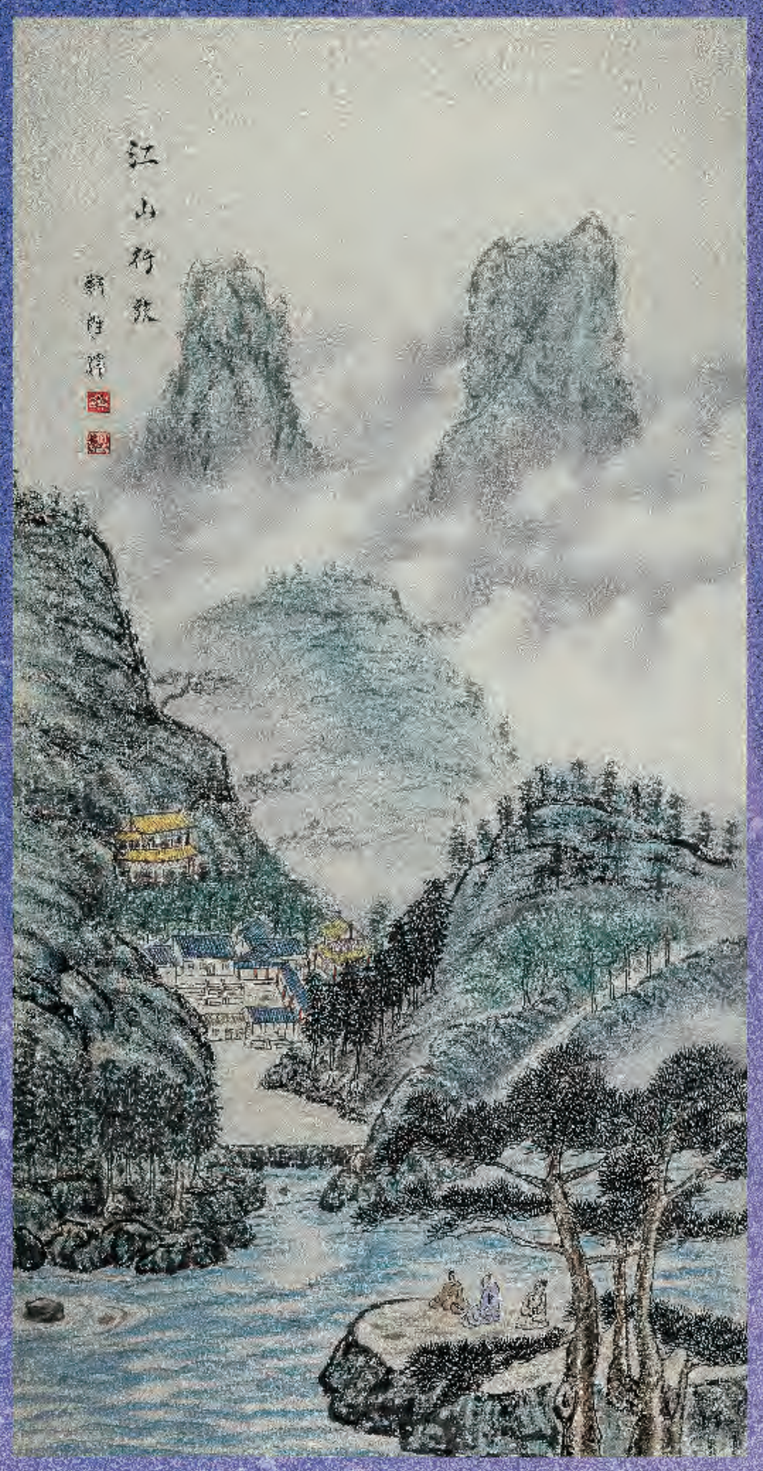
林春雄 無期徒刑定讞

其實我接觸書法的時間不長，實際書寫的時間也才1年多，不到2年，能寫到這樣，都要感謝一個人。寫書法讓我體會到許多字的原意，以及各種字形中所蘊含的氣與力，雖然我離書法大師的距離還有十萬八千里，但我還是會朝這方面努力；寫書法也改變了我很多，就連家人、親朋好友，對我都徹底的改觀，甚至全都支持我，這或許就是會寫書法的魅力吧！老實說，要我寫一篇學習書法的心得，我寫不太出來，若要問我，從書法之中學習到什麼，就只有一個字可以形容，就是「靜」！



鄭性澤 死刑冤案平反者

我平反之後，跟著老師繼續學習，希望自己「不忘初心」。行旅是為了不斷的學習，我的生活也是。



如果你知道你旅行的目的地，你或許會作準備，或許會有所期待，但不至太徬惶；然而你的雙眼若被遮蔽，你不知道將被帶往何處，不知道將發生何事，此時內心的煎熬是最可怕的。

後來的我們
Not Who We Were

有多久沒有收到信了？
—魚雁往返

大家都習慣了手機、社群媒體交流，現代人大概很少有機會收到手寫信吧!?但廢死聯盟幾乎天天收到，因為信件是同學們少數和外界有連結的方式之一。

2016年，廢死聯盟召集志工開啟「同學，Here we are!」的計畫，希望能夠固定寫信跟死刑犯同學通信、關懷。大家的共識就是，不管頻率如何，一定要持續寫信，若有哪一天不能寫了，也要好好告別。

幻燈片上的文字皆為廢死聯盟的成員和志工所收到的死刑犯同學寄來的書信內容。

這個作品是我們徵詢每個通信成員的意願，挑選出自己最有感覺的一句話。可能是同學們的一句關心問候、一個黑色幽默、或是無俚頭卻令人印象深刻的句子。我們不限選取句子的風格，只希望呈現最真實的樣子。用這些字跡、原文、情感展現在作品中。他們都和你我一樣，是活生生的人。



後來的我們
Not Who We Were

鐵窗內…一日作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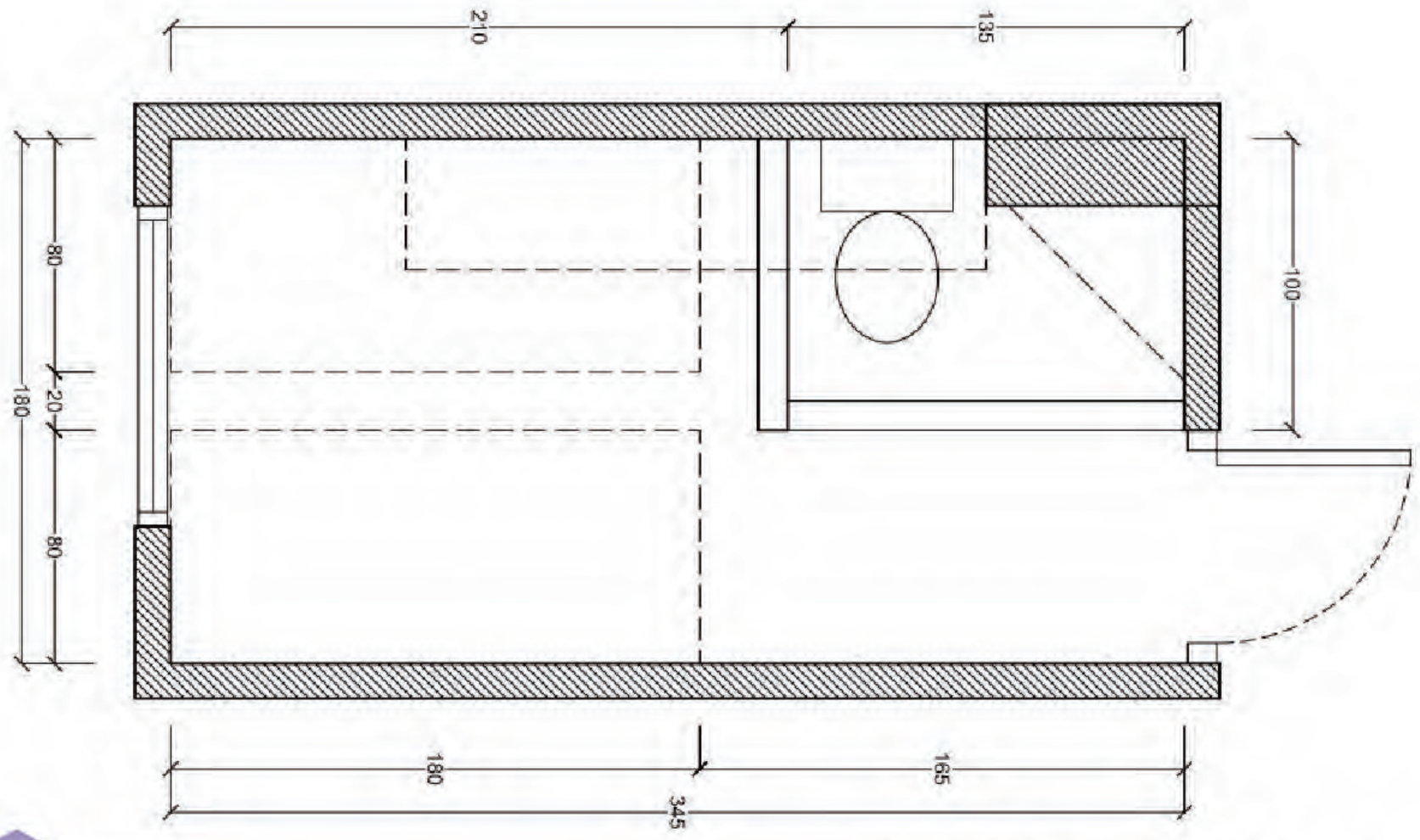
監所真的吃好睡好過很爽嗎？

「連狗蟻嘛毋插伊/ 鐵窗內/ 兩蕊濕澹的向望」(柯柏榮〈向望〉)

我們試圖用小動畫的方式盡可能呈現監所生活的樣貌。我們可以看到一天24小時、一周七天中，他們的生活不外乎就是睡覺、吃飯、打球、寫寫書法、看看書、看看小電視、親朋好友來接見、所內的一些團康活動等，並且是非常規律的按表操課。物理上每個人所擁有的24小時是一樣的，可是監所卻會使時間變得更加無趣且漫長。

動畫只有少數像是搬弄床板的聲音，收音機雜訊的聲音，洗澡沖馬桶的聲音，電風扇吹拂的聲音，或是窗外下雨的聲音。觀賞時可能會覺得有些平淡，卻是真實呈現鐵牢內的氛圍。

王雅倩、黃亮昕製作，參考監察院「109司調查0007」報告



朱百鏡繪，參考監察院「109司調0007」報告

後來的我們
Not Who We Were

1.368—模擬監所空間（僅限台北場）

在台北場，我們特別打造出一個仿真監所的空間。1.368坪是什麼樣子？兩個人待在這樣的空間內相互對望是什麼感覺？一天24小時、一週7天、一年365天，持續十幾二十年...。

當你身歷其境：兩張床板，一個馬桶，一個洗澡用的水桶，1.368坪。

當你的餘生都必須如此度過，你會怎麼看待？

如果期待一個有教化功能的矯正環境，上述的狀態會是最適合的嗎？監所的空間有其他的調整跟改善可能嗎？

你有想法嗎？歡迎一同參加1.368工作坊。

邀請大家一起討論，理想中的監獄應該是什麼樣子。

1.368工作坊說明

本工作坊不是由主辦單位站在前面說話，『看完展覽後的觀眾』才是主角。

工作坊將從『參與者』看完本展覽的感想、自己平常對死刑犯或罰責等等的印象或想法出發，邀請參與者之間進行整理，彼此對話交流。過程會搭配簡單的創造性表達方式，例：形像雕像、靜照畫面、畫畫等，試著讓不同的表達媒介幫助我們多一點了解彼此的可能。

展覽、工作坊資訊

台北 @剝皮寮 173-21、23展間

9:00-18:00
（每週一休館）

展　覽｜ 7.18（六）-7.26（日）

1.368工作坊｜ 7.24（五）19:00-21:00 *一般場

1.368工作坊*N｜ 7.19（日）13:30-16:30 *限定場

苗栗 @心雕居

10:00-18:00
（每週二週三休館）

展　覽｜ 8.1（六）-8.9（日）

1.368工作坊｜ 8.8（六）15:00-17:00

台南 @藏風

二、三、四 12:00－20:00
五、六 12:00－21:00
日 12:00－18:00
（每週一休館）

展　覽｜ 8.22（六）-9.3（四）

1.368工作坊｜ 8.30（日）15:00-17:00

後來的我們
Not Who We Were

製作團隊

策展顧問｜黃建宏

策 展 人｜林欣怡、羅禮涵、余建勳

動畫製作｜王雅倩、黃亮昕

視覺設計｜蔡孟筑

作品攝影｜劉耘天

工 作 坊｜朱百鏡、曾靖雯

廢死聯盟秘書處｜林欣怡、吳佳臻、林慈偉、王顥翰、羅禮涵、吳奕靜

更多資訊

主辦單位

廢除死刑推動聯盟
Taiwan Alliance to End the Death Penalty

合辦單位

AMNESTY INTERNATIONAL

EU European Economic & Trade OFFICE 歐洲經貿辦事處

Trade Office of Swiss Industries
瑞 士 商 務 辦 事 處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KdMoFA

關渡美術館 Kuandu Museum of Fine Arts

指導贊助單位

國家人權博物館
NATIONAL HUMAN RIGHTS MUSEUM
http://www.nhrm.gov.tw

